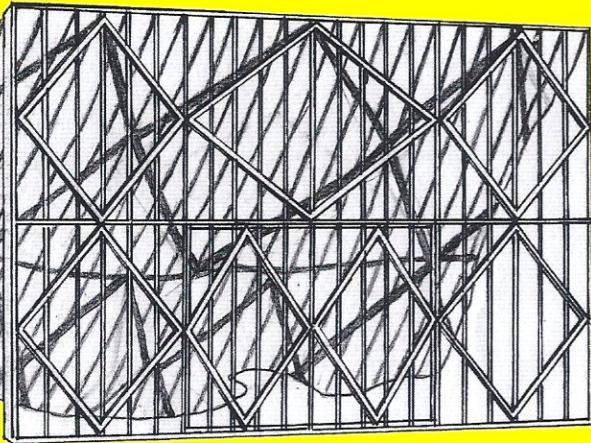


艺术世界

292  
*art world*

刘鼎



刘鼎

Adam Avikainen

侯俊明

Adam Broomberg &  
Oliver Chanarin

致颖

Natascha Sadr Haghian  
Aleksandra Domanović



定价：人民币 20 元  
2014 年 12 月刊  
国内统一刊号：CN31-1128/J

ISSN 1005-7722  
9 77005772148  
12>

社会工

策 + 展  
上海双年展

特刊

SOCIAL FACTORY:  
10th  
Shanghai Biennale  
2014



Anselm Franke

Nicholas Bussmann  
Hila Peleg

周安曼

刘潇 朱晔



阅读“集体主义建筑”的三个讲座

人物 詹姆斯·理查兹：他让我们所知道的黑暗不稀奇  
幕后 1996~2012上海双年展时间简史

# 星辰映照历史

焦盐 | 采访整理 / 陈滢如 | 图片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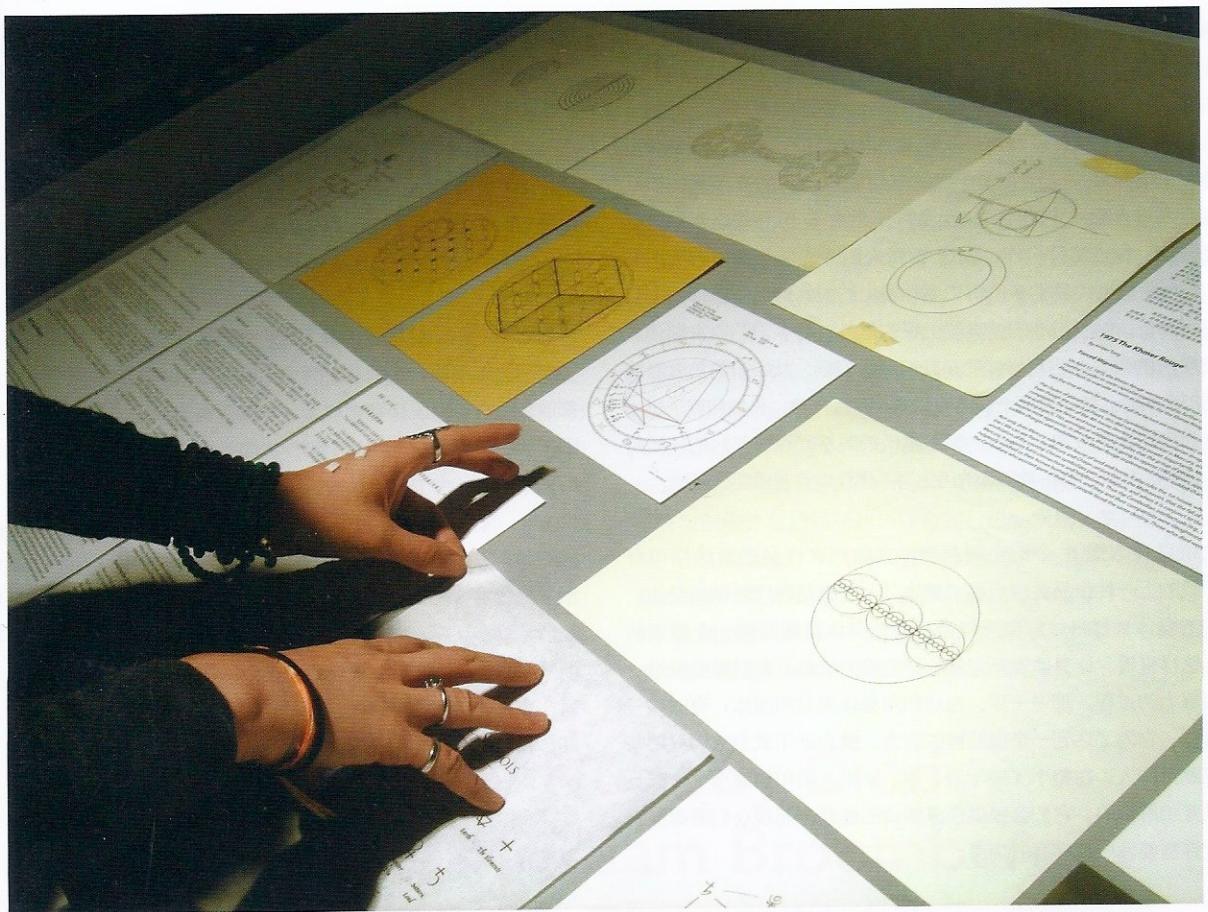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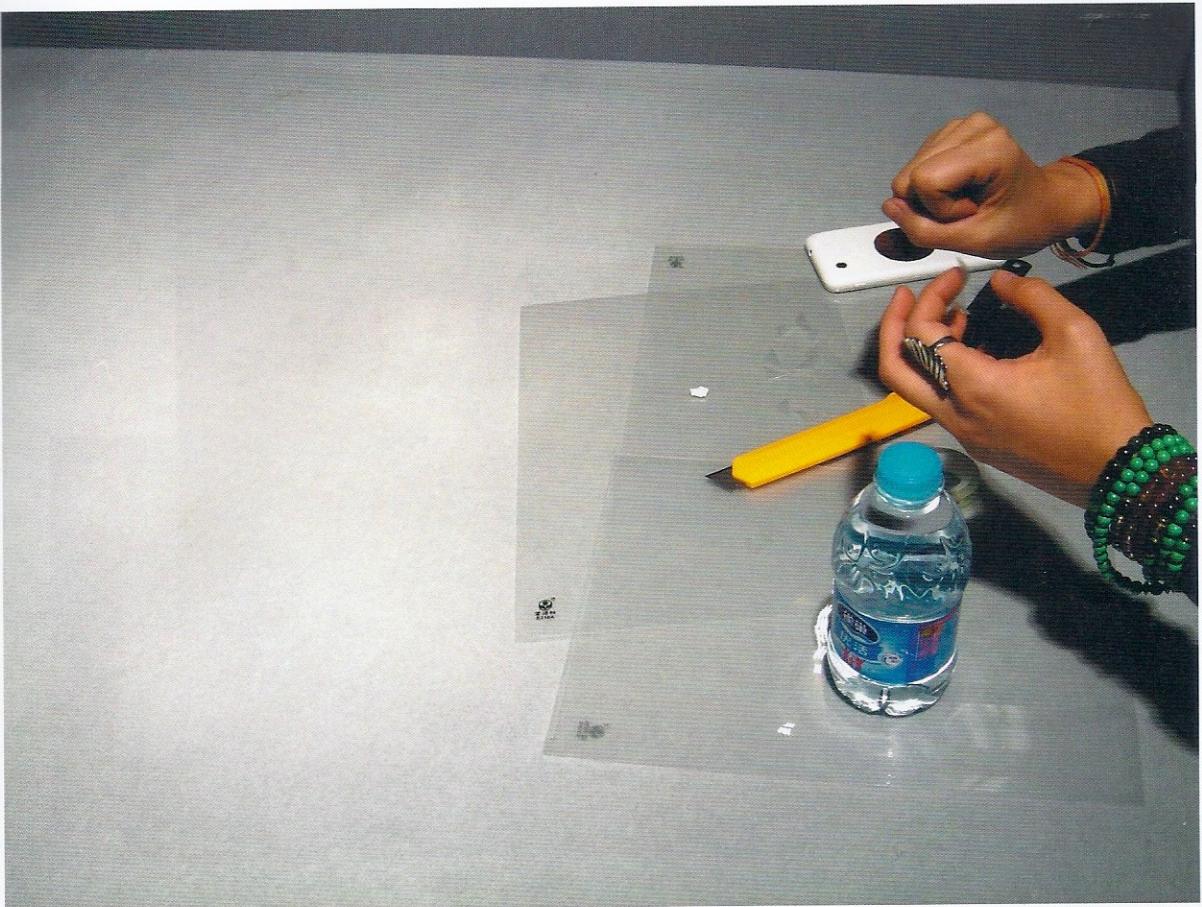


布展时陈滢如的红风衣很扎眼，以至于在我邮件联系找她时，她很快就回复自己“穿红外套”在展场里。几天在展场接触下来，这个穿红外套的人，对自己最多的形容却是——冷漠，而且是不疾不徐，声音平淡地说出这两个字。二十出头便离开台湾，此后国外定居，与妈妈分开十多年后又回来重新照顾，毫不避讳说妈妈觉得自己“冷”。问到为何偏爱黑白作画，也是自己“冷漠”吧。我们下边能听到的自述是很标准的创作计划，她对着录音机平淡有条理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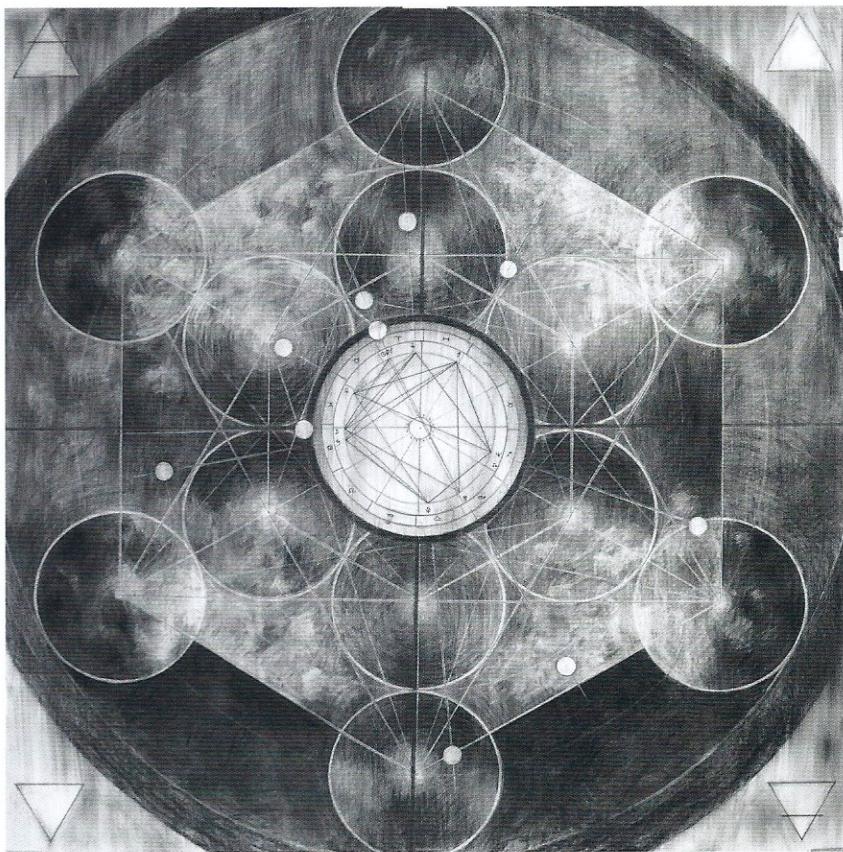
说了一遍；后来跟馆内导览人员讲解时几乎又原样说了一遍，没有特别的情绪。这样的没有情绪，相比其他某些布展如火如荼的艺术家，我看着有些冷幽默。她的作品被海关一压再压，直到开幕前一天的下午才运抵展场。此前的时间，她也只能自己去找塑料材料做压脚，把运抵的小文件固定在桌面，偶尔跟我这样的无关人士聊会儿天。所以，下边我们能听到十分标准的自述，而自述背后，可以看到的是展场从空到有熬过的时间。（焦盐 | 文）

陈滢如，《星学表》(Chen Yin-Ju, *Liquidation Maps*)，录像，2014

## History Glowing with the Stars



艺术家在展厅现场固定小文件



陈寅如，《屠学表》(Chen Yin-Ju, *Liquidation Maps*)，木炭素描，125×126cm, 2014

《屠学表》是我为期两年半的创作计划的一部分。这项计划要做的是三组作品，它想谈的是：身体、国家和历史。创作的切入角度是占星学。《屠学表》是其中的第二部分，讲的就是国家。它由5张大图、许多小文件以及两个双频道的录像组成。5张大图是我自己绘制的曼陀罗，它结合了中间的星象图、背后的神圣几何和一些炼金术和占星学上的符号。小文件里包含5份书写文本，这部分是我和一位占星师合作，就这5张大图中的星象盘做的历史书写。5个星象盘代表了5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点，占星师根据时间进行解析，她所扮演的就类似灵媒的角色，将宇宙的语言翻译成我们了解的语言。占星学谈的是我们的太阳系，从宇宙的角度看地球的历史事件。墙上的两个录像显示的是两颗行星：火星和冥王星。火星代表的就是战神，战争；冥王星代表的是彻底毁灭后的死而复生。这两颗行星在解析我所选的历史屠杀事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我之所以会选择5个历史屠杀事件来做这次作品是有脉络可寻的。我的上一件作品关注点是“身体”，讲的是现代医学与身体，我们的身体被打开、解剖又缝合从而让身体重新回到一个健康状态。这样来看，让身体重新回复一种完美的状态，有时需要经过一个很暴力的过程。那进一步，当我们用身体来对照国体：有时候一个政体，它为了达到一个很纯粹的观念，就会动用武力去消灭那些不同意见的人。在整个《屠学表》里，5张大图和其他小文件都是可以互相解释的，它们会提供许多解读的线索，而观众们要看懂它们也许需要做一点必要的功课。

像屠杀这样的大型历史灾难是否无法避免呢？这就要讲到宿命了。关于历史，已经有许多学者做过阐释。而我的作品更想表现的还是大宇宙和小宇宙间的关联。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历史，一个基本的框架是必然发生的，而发生的同时，我们要怎样去把伤害降到最小，这就要看个人的自由意志了。其实我觉得宿命也并不是一件负面的事，当我们从美学的角度去看待它，就有了超越性。

我所选的这5个历史事件里的被害者通通没有犯错，他们都是被人为理念而杀。而我的区域选在亚洲，是从个人经验出发去寻找不了解的历史事件。像我从小阅读的历史教科书或者坊间史料，重点都放在远东、北美和欧洲地区。东南亚属于我们的邻居，但我们却不了解。所以我也利用这个创作机会去了解东南亚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。

我的创作思考方式是网状而非线性，像在《屠学表》里，历史、占星、炼金术、神圣几何等等都交融在一起。创作计划涉及知识背景复杂，牵涉甚广。那么要想把这些复杂的想法转化成具象的作品，而又要避免太花哨，我就选择了黑白绘图的处理方式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审美上也更偏好黑白，因为我没法喜欢很情绪化的作品。或许，我自己的个性本身就比较“冷漠”吧。